

转型过渡与顶层设计的时代特点。这种公正、合法但不平等、不合理，即以暂时的不平等手段达到长远的平等目的之取径，当然有矫枉过正之嫌，也难免同化之讥。可是如果从同化本质上是不同来源的各族互相混融成具有共同的中华认同，汉与非汉是融合与未尽融合的关系，而不是一个纯粹的汉民族吞灭各非汉族的角度来说，似乎仍是从民族区隔导向中华一体的重要途径。因此，它和形式上族别平等可能导致结果不平等的理念各有优劣应当取长补短的争议，反映了近代民族平等实践的螺旋演进和外来民族理论中国化的曲折进程，应当历史地看待。那些脱离具体时空的评价无论如何符合心目中的期许，也不能成为接近历史真实的桥梁。否则，辛亥革命的历史贡献或被无形矮化，前人的智慧和努力就堪比愚夫愚妇了。

## 【网络文章：新疆人物】

### 麦斯武德：误入歧途<sup>1</sup>

杜雪巍<sup>2</sup>

麦斯武德·沙比尔（1886-1952），维吾尔族，新疆伊犁人。“麦斯伍德”系阿拉伯语“幸福”之意。清光绪十四年（1886年），麦斯武德出生在一个大富商兼大地主家庭。十八岁，父亲送他到了土耳其的伊斯坦布尔去留学。在此后的11年留学生涯中，他先学军事后学医学。至为关键的是，他在留学期间误入歧途接受了土耳其的泛突厥主义、泛伊斯兰主义思想。学成归国后，他先办教育、后办医院，均告失败后，他转而去投南京国民政府。他在那里编辑报纸，且从事政治活动，在政治上风云一时。麦斯武德回国后，一直在不遗余力地鼓吹他从土耳其舶来的那些“双泛”思想。

为化解南京国民政府与新疆伊犁政府方面的分歧，麦斯武德渐渐成了张治中手中对付伊犁政府方面的一张牌。1947年5月21日至1949年1月，麦斯武德在张治中主席的推荐下，一度登上了新疆省主席的高位。麦斯武德是民国时期登上新疆最高权位的维吾尔人。但麦斯武德坚持反苏、反共的立场，且毕生鼓吹“双泛”思想，其与“三区”方面的矛盾也越发激烈且难以调和，终究被免去新疆省主席职务。麦斯武德在他生命的最后几年，仍积极从事着分裂国家和民族的一系列活动。

麦斯武德是新疆近代历史上早期从事分裂国家和民族活动的一个标本式人物。也正因为他曾位居新疆省主席的高位，他也成了新疆公开从事“双泛”思想的渊藪以致滥觞，且至今影响深远，其恶劣流毒至今仍难以彻底根除。

#### 一、留学土耳其，误入歧途

<sup>1</sup> <https://mp.weixin.qq.com/s/FDUYdtecv0CfypJWSfkR8JA>（2021-5-18）

<https://mp.weixin.qq.com/s/clk4Q9Sgej-b5Necce6BC4g>（2021-5-18）

<sup>2</sup> 作者为《新疆文史》执行副主编，执行总编辑。



清光绪末年到宣统年间，清政府为使江山“万万岁”，在全国自上而下也推行新政，练新军、办教育、兴洋务等举措。在清朝体制修正与完善的过程中，戊戌变法爆发了，一大批有识之士纷纷走出国门寻找国家的富强之道。当时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进而引进西方的先进科学技术成了一种潮流和风尚。

20 世纪初年吹来的这股汹涌大潮，从西方到东方，再从沿海到内陆，也自然吹到了新疆。对于生活在新疆的穆斯林们来说，外部世界也处在不停地变化当中。而处于东西方交流要冲的土耳其奥斯曼帝国历来是穆斯林们关注的焦点。奥斯曼土耳其帝国从十四世纪后影响便扩展到了亚、非、欧地区。十五世纪时，奥斯曼帝国又攻占了君士但丁堡（今天的伊斯坦布尔），促使了古罗马帝国（即拜占庭帝国）的灭亡。19 世纪中叶，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的军事力量虽有所削弱，但其在内部却开始了教育方面的疯狂扩张。新疆的喀什地区、阿图什地区是距离土耳其相对较近的维吾尔民族聚集区。土耳其奥斯曼伊斯兰帝国的繁荣和发展，使得新疆的穆斯林们向往不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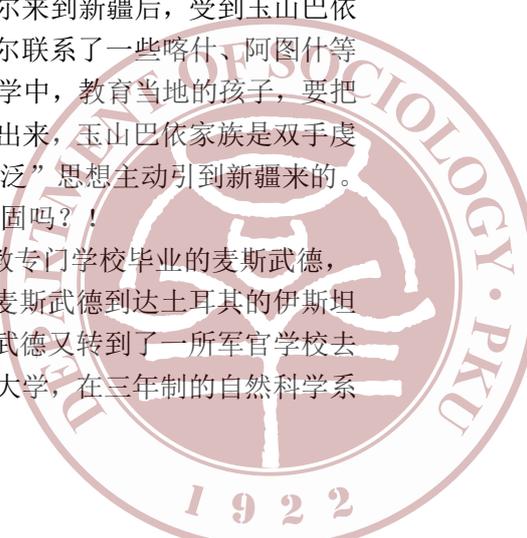
而要说清楚麦斯武德错误思想产生的根源，就不能不先谈谈他的家庭。特殊的家庭、教育背景奠定了麦斯武德泛突厥主义、泛伊斯兰主义的思想基础。玉山巴依是新疆很有名的一位地主、富商，且是一位很有远见、很有见识的巴依。麦斯武德的父亲是玉山巴依的小儿子。玉山巴依从德国引进来技术设备和技术人才在伊犁开办了一家皮革厂，是当地一家有名的企业。玉山巴依原系阿图什的百万富豪，同时在伊宁也有不少财产，如有一家大商号和现代化的皮革加工企业。1908 年，玉山巴依的活动中心尚在阿图什，后慢慢迁移到了“塞外江南”伊宁。其家庭的所有成员均来往穿梭于阿图什和伊宁之间。

因为生意上的缘故，玉山巴依曾遍游欧洲各国，先后去过巴黎、柏林、莫斯科和伊斯坦布尔等地。但因为宗教信仰上的原因，玉山巴依又对土耳其的伊斯坦布尔这座城市情有独钟。当时发源于奥斯曼帝国的泛突厥主义、泛伊斯兰主义正处于活跃期。游历到此的玉山巴依深受影响，并结识了欲积极主张向外扩张“双泛”思想的“统一和进步党”中的核心人物穆罕穆德·塔拉特。塔拉特此时也正领导着一个专门向外扩散“双泛”思想的秘密组织，见玉山巴依主动送上门来是喜出望外。玉山巴依很快便被塔拉特拉下水，他不但自己心甘情愿的做了塔拉特思想上的俘虏，还帮着塔拉特积极向外传播扩散“双泛”思想。玉山巴依把这种“双泛”思想主动介绍给自己的富商朋友。1913 年底，一些喀什来的阿吉和玉山巴依家族的成员奥布尔·哈桑等，由玉山巴依带领来到伊斯坦布尔，与塔拉特相识。令塔拉特异常兴奋的是，“双泛”思想往中国新疆的通路终于有了帮手。

塔拉特安排新疆来的这些人，与在这里求学的学生见面，还带他们参观了伊斯坦布尔在巴尔干战争中所谓“企图毁灭土耳其的敌人的暴行”遗址。结合这些遗址，塔拉特向他们宣传说，要把所有操突厥语的各民族团结起来，以恢复奥斯曼帝国昔日的强大和辉煌。奥斯曼帝国强大和辉煌的武器便是“双泛”思想的发扬光大。奥布尔·哈桑这些人听得热血沸腾，跃跃欲试，主动提出来：塔拉特可以派一个专门人员去新疆办学，做教师。

就这样，阿合买提·凯马尔被塔拉特派到新疆来工作了。凯马尔来到新疆后，受到玉山巴依的弟弟巴哈·艾丁（麦斯武德的父亲）的热情接待。他们还帮凯马尔联系了一些喀什、阿图什等地的富商，出钱出物，帮凯马尔在喀什等地筹办学校。凯马尔在教学中，教育当地的孩子，要把奥斯曼土耳其的哈里发当作自己精神上的父亲。由此，我们可以看出来，玉山巴依家族是双手虔诚地迎接“双泛”思想的。或者说，正是玉山巴依家族把“双泛”思想主动引到新疆来的。麦斯武德就是出生在这样一个家庭，他的“双泛”思想能不根深蒂固吗？！

光绪三十年（1904），巴哈·艾丁把年满 18 周岁已从伊宁回教专门学校毕业的麦斯武德，送到了地处亚欧大陆交汇之地的土耳其的伊斯坦布尔大学去求学。麦斯武德到达土耳其的伊斯坦布尔后，首先进入到了当地的汉迈底埃中学学习。一年以后，麦斯武德又转到了一所军官学校去学习，学制三年。之后，麦斯武德又考入了历史悠久的伊斯坦布尔大学，在三年制的自然科学系



学习。在完成第二个学年的学习后，麦斯武德又考入了海达尔帕夏大学学习医学。麦斯武德同时在两所大学学习，竟然还应对自如。这说明麦斯武德的悟性很高，非常聪明。一年后，麦斯武德首先获得了伊斯坦布尔大学自然科学系的毕业证书，然后他又继续在海达尔帕夏大学的医学专业学习四年半，又获得了医学专业的毕业证书。麦斯武德在学习期间，非常聪慧，勤奋努力，学习刻苦。他所学习过的学校，都给了他“品学兼优”的评价。麦斯武德在土耳其留学了前后约11年，他毕业回国时已经29岁了。

麦斯武德在土耳其留学的那个时期，正好是阿卜杜勒·哈密德二世执政时期，即1878年至1909年。历史上，欧洲人称呼阿卜杜勒·哈密德二世均为“血腥的苏丹”。说其“血腥”皆因为他在执政期间，除了改革军队、发展交通事业外，另外就是全心全意地推行泛突厥主义。阿卜杜勒·哈密德二世的梦想是：将土耳其奥斯曼伊斯兰帝国周围如中国、俄国、伊朗和阿富汗境内所有操突厥语的民族都联合起来，重做其一个奥斯曼伊斯兰帝国全盛时期的美梦，称霸亚、欧、非三洲。他利用泛突厥主义疯狂煽动起无数无知青年们的民族宗教热情。

两年后的1878年，加斯普林斯基在克里米亚创办了突厥文报纸《土库曼》，以积极响应阿卜杜勒·哈密德二世所鼓吹的“大奥斯曼伊斯兰帝国”的梦想。这似乎也形成了一个以泛突厥主义思想为主要内容的高潮。紧接着在1894年，土耳其奥斯曼伊斯兰帝国内的伊斯兰信徒疯狂的迫害，致死信仰基督教的50000多亚美尼亚人。1909年，青年土耳其党人废黜了阿卜杜勒·哈密德二世，默罕默德五世取而代之。默罕默德五世上台执政后，强行实行土耳其化。1911年，玉素甫·阿克舒拉在伊斯坦布尔创办了《突厥人的故乡》，系统宣传泛突厥主义、泛伊斯兰主义。此后，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奥斯曼帝国与俄国苦战之时，也将“双泛”主义的宣传推向了又一个高潮。它的直接结果就是，导致1915年帝国内约100万信仰基督教的亚美尼亚人被军队和警察打死或逃亡。这就是后来史称的“亚美尼亚惨案”。麦斯武德在土耳其留学的那些年，也正是“双泛”思潮四处蔓延高涨的那些年，所以麦斯武德很自然受到非常严重的影响。麦斯武德在学习之余，与土耳其青年搅在一起。他的眼睛从不放过《突厥人的故乡》上的每一个字，甚至每一个标点散发出来的异样气息。麦斯武德让“双泛”思想浸透着他的每一个细胞。他也早就忘记了自己是一个中国人，似乎奥斯曼土耳其伊斯兰帝国的强大，才是他麦斯武德的梦想与荣耀。

## 二、麦氏礼物——“双泛”

1915年，正当土耳其奥斯曼伊斯兰泛突厥主义思潮趋于高涨之际，麦斯武德学成归国了。麦斯武德前后在土耳其留学了11年，出去前他18岁，回来时已经29岁了。出国前，麦斯武德尚生活在南疆的阿图什。在其留学期间，他的家族已将生意的重点转移到了伊宁，所以他自然也就回到伊宁。

新疆当时正是杨增新统治新疆时期。披着“品学兼优”外衣及浑身散发着“双泛”思想气味的麦斯武德回到伊宁，立刻赢来人们钦羡的目光。因为在那个年代，能取得双学位、在国外留学十多年的人在当地可是凤毛麟角。看到家乡与土耳其的伊斯坦布尔之间的巨大差距，让麦斯武德心绪难平。麦斯武德渴望改变家乡的落后面貌。经过慎重思考，麦斯武德觉得教育是一切问题的根本，还是要通过教育来改变家乡的落后面貌。

麦斯武德如果选择当医生，也可以成为一个很好的救死扶伤的人。但麦斯武德没有这么想，他站在泛突厥主义、泛伊斯兰主义的立场上考虑，创办教育是当前迫在眉睫的紧迫任务。当时杨增新也提倡鼓励兴办教育，但苦于经费和师资问题难于解决。麦斯武德因为家庭富有，当即便提出自己出资创办一所学校，自任校长。他将自己办学的目的说成是“振兴这个民族，使他们摆脱贫困和落后”。他告知周边的很多人，劝他们将孩子送到自己的学校来读书。这便是麦斯武德在



家乡借办学之机宣传、鼓动其泛突厥主义思想、泛伊斯兰主义的开始。所以振兴民族教育，只是麦斯武德掩人耳目的一个借口而已。

麦斯武德在土耳其十多年，他很清楚：世界上任何一个统一国家的标志便是有自己国家官方统一的文字和语言，任何地方民族的文字或者语言都不能与国家规定的官方文字和语言发生冲突。麦斯武德也非常清楚，他留学过的土耳其，不论哪个党派执政，国家宪法中规定：“懂得国家的官方语言土耳其语，是担任公职的必备条件”；“在上下议院辩论时，必须使用土耳其语；议员选举时，不懂土耳其语言者，不得被选；被选的条件之一是‘能够阅读和尽可能能够书写土耳其文’，在一切学校里，土耳其语是必修课”。但是在麦斯武德的意识里，只有突厥语才能拯救他这个民族。所以在他创办的学校里，学习土耳其语是一门必修课。

此外麦斯武德还利用其家族势力的影响，不仅在麦斯武德的周围形成了一个宣传泛突厥主义的中心，而且他们还与在南疆活动的土耳其人阿合买提·凯马尔串通一气，互相呼应，公开在课程中宣扬：“我们的祖国是土耳其”。一时间，“双泛”思想在新疆甚嚣尘上。这个时期，阿合买提·凯马尔特地联系从土耳其运来了全套的印刷设备，专门印制学生教材和《伟大的宗教》等杂志。麦斯武德在教学中反复向学生们灌输“要以奥斯曼苏丹为领袖”，学唱土耳其歌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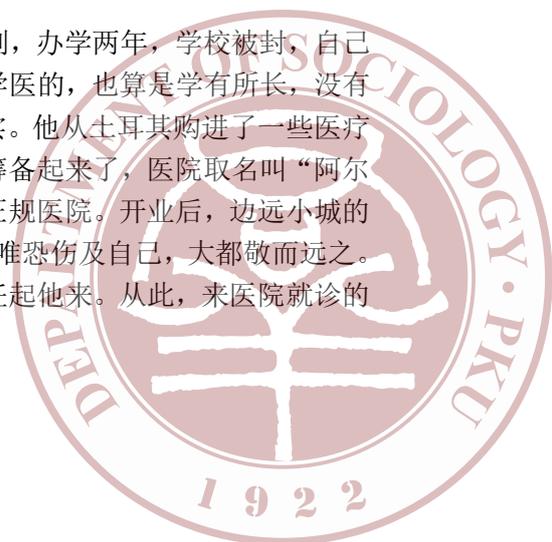
通过开办新式学校，传播泛伊斯兰主义和泛突厥主义思想，首先便遭到思想保守的传统维吾尔人的抵制。他们反对在课程中开设历史、地理和土耳其语课，反对唱土耳其歌曲和穿西服，认为这样会对传统文化构成严重威胁，于是纷纷向学校施加压力，并向省长杨增新报告。与此同时，他们还通过俄国总领事通报北京政府。

杨增新最初了解这一情况，还是通过俄国总领事通告北京政府，再通过外交部通知他的。他后来也接到了南北疆耳目的报告，杨增新异常震惊。杨增新深知：“教育一事，（于）内政至为重要”。在其所著的《补过斋文牍》中，曾有多篇文牍中要求严格取缔土耳其传教士担任教师的文牍。所以麦斯武德的这所教授土耳其语的学校自然是被取缔的。“在课程设置上，与我国的规定多有乖违，教授土耳其语或将同一类型的维吾尔文土耳其化就是一个突出的例子。课程如此设置，不但难以培养出我国有用的人，反可能种下民族、宗教煽惑的隐患。”所以对此有着清醒认识的杨增新，在1914年8月14日通令各地，取缔疏附县的巴五丁私自所办的学校；1916年，土耳其籍工程师牙合甫在莎车所倡办的事业学校，也被取缔；1917年，麦斯武德在伊犁创办的这所“土兰”学校自然也被杨增新取缔。

对于麦斯武德宣传鼓动异端思想的学校，杨增新依然毫不留情地予以查禁关闭。杨增新不仅关闭了麦斯武德的学校，而且还对相关人员进行严厉处罚。杨增新还监禁了阿合买提·凯马尔等人，数年后，将其遣送回国。对于麦斯武德，杨增新认为“土兰”学校的教育内容危害民国，下令关闭，但他对麦斯武德本人并没有处罚。

杨增新关闭了麦斯武德创办的学校后，也有南疆的一些上层人士屡次向杨增新进言，说查禁学校会引起骚乱。为缓和矛盾和危机，杨增新也慢慢放松了对私人办学的禁令，但仍然明确规定：学校不得有任何效忠土耳其的表现，并必须开设汉语课程。

原本麦斯武德觉得通过兴办教育，可以很快出现奇迹。没想到，办学两年，学校被封，自己也受到官府的申斥。因而他又萌生出开办医院的想法。因为他是学医的，也算是学有所长，没有荒废自己的专业。好在他家大业大，他的想法也很快就变成了现实。他从土耳其购进了一些医疗设备和药品，又培训了几名聪明伶俐的青年做助手，医院很快就筹备起来了，医院取名叫“阿尔泰医院”。这是伊宁城里第一座引进西方医疗技术和设备建起的正规医院。开业后，边远小城的人们哪里见过医学上用的刀、剪、针、钳以及听诊器、注射器等，唯恐伤及自己，大都敬而远之。等到麦斯武德接待了几个病人之后，疗效显著，人们才慢慢地信任起他来。从此，来医院就诊的人越来越多，麦斯武德也成了当地备受人们崇敬的人物。



当地的汉族人原来只看中医，一位开明的绅士看见很多人都去“阿尔泰医院”看病，就试着前去就诊，没想到只吃了几片药，打了几天针就好了。此后，他又介绍了几位乡绅来看病，效果也出奇地好。加上麦斯武德受过西式的专业培训，医术精湛，且有专业精神，他对待病人也非常有耐心，态度又和蔼诚恳。所以前来就诊的人都纷纷介绍亲戚朋友前来就诊，不久医院就声名鹊起。

惠远城里（如今霍城县）的一位汉族乡绅对麦斯武德的这家医院称赞有加，便给议员题写了“济世活人”牌匾。麦斯武德不懂汉语，便将牌匾和“阿尔泰医院”的牌匾挂在一起。此后，凡是汉人不懂维文的都将这所医院叫做“济世活人”医院。麦斯武德也因为待人诚恳，热心助人，医院后来经营了很多年。

但开医院并不是麦斯武德的初衷，所以麦斯武德对开医院总是心不在焉，却对办学念念不忘。1917年“十月革命”胜利后，随着苏俄的节节胜利，一种与“双泛”思想格格不入的革命思潮逐渐向新疆传播开来，甚至在新疆伊犁地区距离边境不远的伊宁都有所影响和冲击。麦斯武德在土耳其留学时，就非常憎恶与奥斯曼帝国的泛伊斯兰思想格格不入的共产主义理论。面对汹涌而来的苏俄革命思潮，麦斯武德恨之入骨。为了抵制苏俄思想对伊宁地区的影响，乃至冲击，麦斯武德在1921年到1922年，在伊犁又创办四处学校“德尔乃克”，继续传播泛突厥主义和泛伊斯兰主义思想，以对冲苏俄的革命思潮的影响。

杨增新从甘肃来到新疆之前就是办教育出身，所以他深知教育对一个人的影响。来新疆之后，杨增新感到：这里的穆斯林所受的影响要比甘肃、宁夏那里多而且复杂。杨增新不希望他所统治的新疆过于受外来异端思想的影响，这当然是从维护国家安全和自己统治地位的角度出发的。陕、甘也经常发生伊斯兰教的各种教派的纷争，所以杨增新对各个教派纷争的来由也非常清楚，因而他对来自土耳其的那些泛突厥思想和泛伊斯兰主义思想均非常清醒。杨增新指出：大回教主义鼓吹建立大同盟国是别有用意的。他认为他们宣传的“大一统”的伊斯兰国家和联合欧亚伊斯兰教“建设大同盟国”的主张，会对地方稳定和新疆的统一造成威胁。因此，对麦斯武德所办的学校理所当然地予以查禁。

麦斯武德两次办学均遭查禁，但他毫不气馁，反而愈挫愈勇。麦斯武德非但不醒悟，反而自认为是真理在手。麦斯武德在开办医院的同时，寻找开办学校的一切时机。其实即使在开医院的过程中，麦斯武德也没有忘记宣传“双泛”思想。1924年，麦斯武德以为风声已过，又再次在伊宁创办了伊犁学校。麦斯武德邀请同道，依然大肆宣传泛突厥主义和泛伊斯兰主义思想。他们把中央政府和新疆地方当局的统治攻击为殖民统治，声称要反对中国殖民统治，争取民族独立，妄图把新疆从中国分裂出去，以实现他们的政治野心。

1925年，麦斯武德为了扩大医院规模，想在周围新购置的土地上进行扩建。但是麦斯武德的这种善举却让一些人嫉恨，控告他扩大医院，籍此依靠其经济势力及声望图谋不轨。伊犁道尹常永庆竟然以莫须有的罪名拘押了麦斯武德。后来，麦斯武德也被释放了。医院不能进一步扩大，维持原有规模似乎也不大可能。于是，麦斯武德将医院的规模缩小到他自己的院落内，转而寻找合适的人员，进行医务知识的培训。后来，麦斯武德一边诊疗，一边授课。此后，在伊犁享有盛誉的医生如米尔孜詹、阿友帕、阿布都罗伍夫、喀米提、喀什裴等，都是麦斯武德亲自教授出来的学生。麦斯武德的这些学生能够在伊犁行医，救死扶伤，对缓解当地缺医少药的困境起到了很好的作用。

不久，杨增新在伊宁的耳目就把麦斯武德的所作所为报告了上去。得到汇报，杨增新异常震怒。此时又恰逢库车的买买铁力汗利用宗教和民族作口号煽动叛乱，被杨增新镇压。所以尤当此时，杨增新怀疑麦斯武德也是利用教学的讲台，图谋不轨。立即下令逮捕麦斯武德，押往省城。



1926年，麦斯武德被押往省城，一关就是10个月。期间，杨增新前后审讯麦斯伍德，见麦斯武德斯文文、文质彬彬，不像个怪吝之徒。后经多方调查也得知：麦斯武德多次办学虽有违规之处，但并未构成犯罪事实，“情由可恕，则于年底无罪开释，并加慰勉。”

1927年，被拘押约10个月的麦斯武德释放回伊犁。这次麦斯武德总算学聪明了一点。麦斯武德再次创办了“东迈亥来”学校和初级学校两所，聘请与政府接近的人士为校长和教习。回国12年了，麦斯武德耗资10多万元创办学校，屡办屡禁，这也令麦斯武德备受挫折。虽然当时的社会条件不允许其宣传泛突厥主义思想，但从入学的生源上看，开办这种学校的市场还是很大的。这也正是麦斯武德锲而不舍开办学校的一个重要原因。

为启发民智，麦斯武德非常注意社会教育。1926年，麦斯武德从驻伊宁的苏俄领事馆购得了一部电影放映机，想公开放映电影。但麦斯武德也知道政府肯定是不允许这种启发民智的新生事务出现的。所以麦斯武德为了避免官府的猜忌，他费尽心机地租用了伊犁道尹常永庆废弃不用的房屋来放映电影，并预付十年的租金。电影放映了第一场，常永庆便认为是妖魔鬼怪，异端邪说，予以封存。到头来，麦斯武德仍是鸡飞蛋打，竹篮子打水一场空。

### 三、计献麻木提

1928年“七七事变”后，杨增新遇刺身亡，时任新疆民政厅长的金树仁接替了杨增新的新疆省主席位置。金树仁自然没有杨增新那样的雄才大略，他志大才疏，平庸无能却又贪得无厌。上台伊始，金树仁尚能沿袭杨增新时期很多政策，萧规曹随。但时间一长，杨增新时期依靠其个人权威所维持的那种社会、经济的各种矛盾瞬间涌现出来，这便不是金树仁所能左右的了。

金树仁为了巩固已经到手的政权，只得首先加大秘密警察的力量。然后就是扩充军队，在人员使用上，他任人惟亲，大量重用自己的亲属和甘肃河洲老乡。当时有句俗语说：“早上学会河州话，晚上便把洋刀挎”，形容的就是这一时期的状况。这些人上台以后，便立刻开始笨拙而又贪婪地搜刮个人财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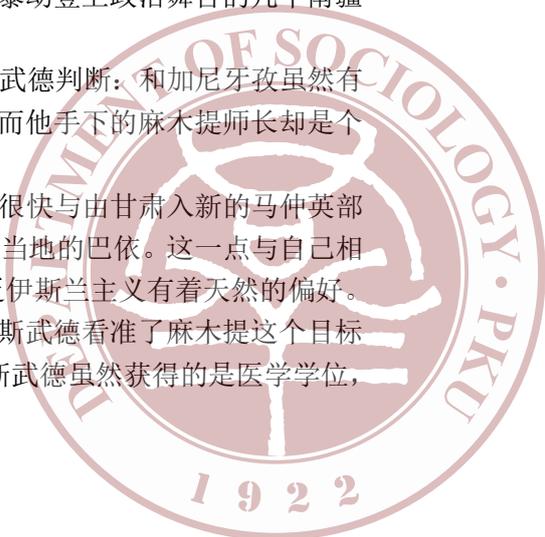
金树仁的愚昧统治和无节制的横征暴敛，很快激起社会各阶层人们的反抗。从1929年起，这种反抗就时常发生，到1931年，终于爆发了哈密小堡的大暴动，战火迅速波及全疆。

此时的麦斯武德，从留学归国到眼下战火不断，自己也已步入中年。回顾十几年来生活，他的理想、他的抱负均无从实现，就连办学也是一再受挫。开办医院，虽然使自己赢得了一些名誉，但那都不是他自己所追求的，他也不想再这么耗下去了。办学虽然是自己愿意为之付出努力的事情，但教学内容上不能随心所欲，让他屡屡受挫。麦斯武德痛恨杨增新咄咄逼人的舆论钳制，更痛恨和厌恶金树仁的借机敲诈与勒索。

麦斯武德熬不住了，他觉得这种漫无期限的宣传太遥远，自己等不到那一天。他渴望一个舞台，来施展自己的抱负。为达此目的，他甚至渴望通过暴力获取权力。从1929年开始，麦斯武德便开始密切关注新疆的局势变化。同时，他把目光集中在了通过暴动登上政治舞台的几个南疆维吾尔农民领袖身上。

哈密暴动，让和加尼牙孜在混战中迅速崛起。经过观察，麦斯武德判断：和加尼牙孜虽然有朝觐麦加的经历，却是个几乎没有任何政治观点的实用主义者。而他手下的麻木提师长却是个强有力的人物。

哈密暴动迅速蔓延至吐鲁番后，当地巴依麻木提积极响应，并很快与由甘肃入新的马仲英部下马思明勾结在一起。麻木提除了是个虔诚的穆斯林之外，还是个当地的巴依。这一点与自己相同。此外，麻木提也非常痛恨苏联的共产主义，对泛突厥主义和泛伊斯兰主义有着天然的偏好。麦斯武德觉得如果麻木提发展顺利，是新疆一个难得的代言人。麦斯武德看准了麻木提这个目标以后，便把医院和学校丢在了一边，立刻投到了麻木提的麾下。麦斯武德虽然获得的是医学学位，



但他在土耳其的伊斯坦布尔上过三年军校，受过军事训练。麦斯武德渴望用自己的军事知识以及“双泛”理论为麻木提提供服务，来实现自己的政治目标。

巴依艾则孜在《追随麻木提师长十二年》一文中记载说：“他（麻木提）和伊明巴依二人本来赴鲁克沁去做宣传，但在途中遇见了依不拉音道尔孜为首的一群暴民，他们要求我来领导革命，但我没有答应，现在他们准备把马世明请回来”。

这是麻木提早期就任第六师师长前的一则记载，由此可以明了他的出身和背景。后来“马世明任师长，麻木提巴依任副师长（这是自称的官名），这两位正副师长率领部队进攻了鄯善。”对于麦斯武德的到来，麻木提兴奋不已。因为二人的政治企图极其接近，麻木提对麦斯武德的建议是言听计从。麦斯武德一跃而成为了麻木提的军师和政治顾问。此后，麦斯武德巡视了南疆的莎车、英吉沙等地，开始绞尽脑汁为麻木提出谋划策，谋划出路。

麦斯武德没有想到，新疆的形势瞬息万变。1933年“四·一二”政变后，金树仁被赶下台，盛世才攫取了新疆军政大权。盛世才为巩固其统治，积极投靠了苏联人。从盛、马、张军队的布防，调动以及马仲英、张培元逐步败退等种种迹象，麦斯武德也准确判断了新疆形势和今后走向。他断定新疆必然是朝着苏联的模式和方向在变化，这与自己所奉行的泛突厥主义、泛伊斯兰主义倾向是绝不相容的。尽管他的这种泛突厥主义思想在杨增新时期也被查禁、管制，但那种查禁、管制还不像盛世才时期这样，越来越向着共产主义模式方向演变，这是麦斯武德所绝对不能容忍的。随着形势的逐步变化，麦斯武德感到形势对自己越来越严峻。随着马仲英的部队向南疆一步步溃败，和加尼牙孜也不得不被迫承认了盛世才在新疆的领导地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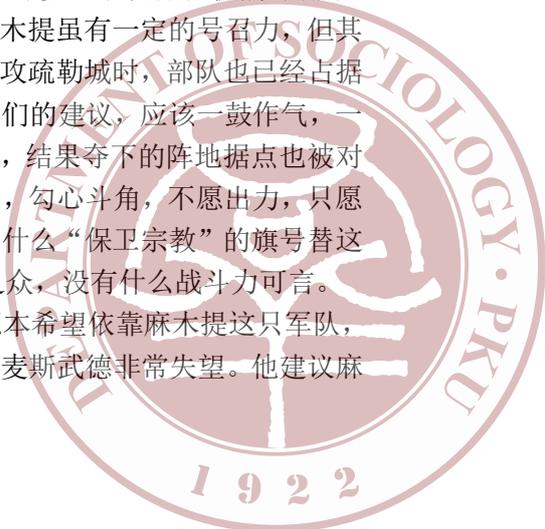
而这时，崛起于于田、墨玉金矿暴动的穆罕默德·伊敏、沙比提大毛拉等一伙泛伊斯兰主义、泛突厥主义者正在紧锣密鼓地进行分裂中国的活动。1933年11月12日，“东突厥斯坦伊斯兰共和国”成立了，他们邀请和加尼牙孜任总统。麦斯武德与麻木提一样，原先对和加尼牙孜接受苏联人调解，承认盛世才政权，且接受其委任南疆警备司令一事甚为不满。但他们又对和加尼牙孜其后接受沙比提大毛拉的劝说和拉拢，同意担任伪“东突厥斯坦伊斯兰共和国总统”表示支持，还主动提出来与麻木提一起率领3000余人的部队从阿克苏出发，前去喀什攻打马占仓。

此时，新疆南疆的力量格局发生了很大变化。原属于倒盛联盟的马占仓奉马仲英之命进入喀什后，另外两只劲旅在铁木尔、乌斯满带领下也开进喀什。这两只武装随后便成为沙比提大毛拉和伊敏的拉拢对象。而马占仓部除了攻击盛世才在喀什的守军之外，对这些泛伊斯兰主义、泛突厥主义者持抵触排斥态度。马占仓宁愿向省府派出的地方武装马绍武妥协，也不让沙比提大毛拉、伊敏、铁木尔、乌斯满等人在这里立足，因此遭到这几派势力的联合围攻。麻木提率部来到喀什，立刻成了准备成立“东突厥斯坦共和国”力量的重要组成部分。

为尽快建立“东突厥斯坦共和国”，麻木提遵照沙比提大毛拉的指令，与自称喀什总司令兼师长的乌斯满联合，攻打退入疏勒城的马占仓。一连数月，他们久攻不下。麻木提遂亲往阿克苏，劝说和加尼牙孜率部围攻疏勒，然后就任伪总统。

1934年1月13日，麻木提率部护卫着和加尼牙孜赶到喀什，立即参加了攻打疏勒城的战斗，依然没有攻下。麦斯武德献计献策，但均得不到麻木提的采纳。麻木提虽有一定的号召力，但其性情粗暴、多疑，在关键时刻总是怀疑别人的建议。比如部队在围攻疏勒城时，部队也已经占据了一些重要据点，但这时恰逢古尔邦节来临，按照麦斯武德等智囊们的建议，应该一鼓作气，一举攻克疏勒城。但麻木提不听智囊们的建议，命令部队集体做礼拜，结果夺下的阵地据点也被对方攻下。再者麻木提的同盟者们缺乏基本的合作精神，还互相拆台，勾心斗角，不愿出力，只愿意争夺权力。其次他们的很多士兵都是被强拉来的农民，不想为了什么“保卫宗教”的旗号替这些人卖命；况且他们也都没有经过什么正规训练，基本都是乌合之众，没有什么战斗力可言。

麦斯武德虽然没有带过兵、打过仗，但并不缺乏军事常识。原本希望依靠麻木提这只军队，很快便能打出一个新天地。没想到麻木提的部队毫无战斗力可言，麦斯武德非常失望。他建议麻



木提，可以与南京政府建立联系，取得名正言顺的委任后，再逐步实现自己的政治目标不迟。对于麦斯武德的耐心劝告，麻木提虽不反对，但也没有行动。麦斯武德整日焦躁不安，耐心尽失。

果然，和加尼牙孜抵达喀什不到 10 天，马仲英的主力部队便尾随而至。马仲英的部队是在苏联红军的猛烈攻击下溃败至南疆的。马仲英的部队的确抵抗不住苏联红军支持下的盛世才部队的进攻，但是重创沙比提大毛拉这几支乌合之众的联军倒是绰绰有余。马仲英的部队一抵达喀什，便向暴动武装发动了猛烈进攻。双方在阿图什展开了血战。和加尼牙孜的部队和先前攻打马占仓的几支联军一同应战，均未能抵挡住马仲英部队的进攻。结果是，暴动部队被彻底击溃，狼狈而逃。1934 年 2 月，成立仅 3 个月之久的伪“东突厥斯坦伊斯兰共和国”也被马仲英部顺手荡平，宣告破产。伪总理沙比提大毛拉等暴动骨干份子依照和加尼牙孜与盛世才达成的和解协议，均被逮捕押往省府。和加尼牙孜也接受了盛世才的委任，去做了省政府的副主席；麻木提去做了第六师的师长。麦斯武德即使再怎么绝望和不愿意，那也只能是图奈他何。

盛世才在苏联红军的支持下，终于打败了马仲英、张培元等的反盛联盟。1934 年夏天，和加尼牙孜就任了新疆政府副主席。按照先前的承诺，盛世才也派出了许多苏联军事顾问到麻木提的第六师进行整训。这对于素来反苏、反共的麦斯武德来说，无异于口中飞进了苍蝇。眼见着苏联军事顾问的影响一天天在加强，麦斯武德如坐针毡。于是 1934 年的秋天，麦斯武德向麻木提提出了辞职，假道印度前去南京。临行时，麦斯武德再次献计麻木提，让其想办法和南京的国民政府取得联系，求得支持保住到手的地位，然后再图发展。后来麻木提果然去了南京，但结果并不理想，再后来，他逃离自己的部队，在分裂祖国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 四、投靠南京国民政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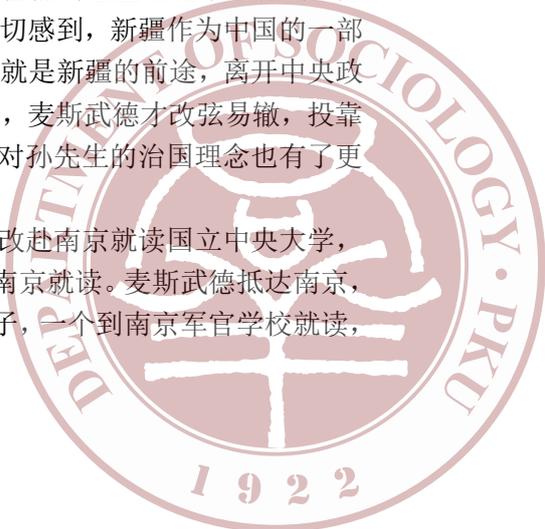
经过几个月的长途跋涉，麦斯武德到了印度的加尔各答。麦斯武德在加尔各答稍事休整后，便在 1934 年 10 月 28 日离开加尔各答，从印度洋的东南穿过马六甲海峡，经新加坡再向东北，走了约一个月，终于在 1934 年 11 月 22 日到达天津。对于麦斯武德的这段经历，也曾有文章说，麦斯武德叛逃到了土耳其，是南京政府在抗日战争爆发后曾组织了一个远东国家访问团（艾沙为副团长），访问团在访问土耳其时，由艾沙邀请麦斯武德回国的。这种说法，显然是没有根据的。

麦斯武德抵达天津后，当时在北京、上海等地的天山社新疆旅京同乡会得知消息，便赶赴天津。他们派出代表告知麦斯武德，国民党正在南京召开五中全会，将发表宣扬“攘外必先安内”，这与麦斯武德的主张非常吻合，所以他们劝麦氏赶紧进京。

12 月 16 日，国民党四届五中全会刚闭幕两天，麦斯武德赶到南京。南京国民政府对待麦斯武德以礼相待。从此以后，新疆民众与南京政府之间的联系日渐增多。新疆青年来南京就读的人也越来越多。

麦斯武德渴望振兴其民族的愿望，的确是真诚的。他留学土耳其 11 年，回国后感到新疆十分落后，麦氏以为新疆只要采取土耳其那种泛突厥主义就可以繁荣富强的愿望也是不可行的。他在新疆杨增新统治时期，屡次办学，屡次受挫。这也让麦斯武德深切感到，新疆作为中国的一部分，离开了中央政府的支持，怎么会有前途呢？维吾尔人的前途也就是新疆的前途，离开中央政府，新疆的维吾尔人也是没有前途和没有希望的。明白了这个道理，麦斯武德才改弦易辙，投靠了南京政府。麦斯武德也仔细研究了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对孙先生的治国理念也有了更多的了解。

也正因为此，麦斯武德在 1932 年就让其子在土耳其留学的儿子改赴南京就读国立中央大学，改名为麦焕新。也就是在麦斯武德抵达南京的时候，麦焕新也正在南京就读。麦斯武德抵达南京，正好也是他们父子团聚的机会。同时，麦斯武德还安排他的两个侄子，一个到南京军官学校就读，



一个去中央大学新疆学生班补习汉语。这便也是麦斯伍德曾经一度从内心深处认同中央政府、认同国家的具体体现和具体证明。

金树仁政权垮台以后，盛世才依仗武力登上了新疆临时督办的宝座。还未等盛世才坐稳新疆临时督办位置，甘肃的马仲英部便趁乱窜入新疆，与张培元遥相呼应，都欲争夺新疆的军政大权。正当此关口，为调停盛世才、马仲英、张培元之间的纷争，南京国民政府行政院派出黄慕松前往新疆宣慰。没承想，黄慕松两方面均想安抚的计谋，首先便遭到盛世才的抵制，导致黄慕松铩羽而归。几个月后，南京国民政府行政院再次派出外交部长兼司法部长罗文干继续来新疆调停盛世才、马仲英和张培元之间的纷争。

在黄慕松返回中央后，除恢复陆军大学校长职务外，又兼任了蒙藏委员会的工作。他与汪精卫一致商议，为了能够使新疆听命于中央、服从中央，必须要加大对新疆本土力量的培养上下功夫。于是，中央开始广泛联络并拉拢由新疆保送到中央大学、中央政治学院和中央军校里的新疆少数民族学生。行政院尤其重视笼络曾在中央大学法学院肄业、金树仁时期曾任我国驻塔什干领馆翻译，盗卖国际护照事发后避居南京的艾沙。久居南京的艾沙利用自己与国民政府上层熟悉的方便，专门赶赴天津把麦斯武德请到南京。行政院把麦斯武德看作宝贝，麦斯武德此时也非常需要南京政府的帮助，双方是一拍即合。南京政府立即将麦斯武德等人安排为参谋本部边务组专门专员、边务研究所回文教官等名义，并给予优厚待遇。“宽敞的住宅和种种特别补助，稍后又任命麦斯武德为国府委员。”为了便于这些人开展活动，行政院还支持他们组织“新疆旅京同乡会”，组织联络新疆所有的在京人员。麦斯武德正是通过这个同乡会，与内地各伊斯兰团体组织广泛联系，扩大了影响。

1934年1月，应盛世才的要求，苏联红军携带着飞机、大炮和装甲车分几路以“阿尔泰军”为掩护进入新疆，向盛世才的对手马仲英、张培元部进攻。这个消息，不但南京国民政府迅速得到了消息，就连麦斯武德也得到了消息。所以麦斯武德迅速建议南京政府，说盛世才已经完全赤化，他出卖国家利益，残害新疆人民，政府应该立刻派出军队征讨。麦斯武德可能还不知道：正是因为苏联红军进入新疆后，苏联红军的一个旅团扼守住了哈密，阻挡住了国民政府军进出新疆的东大门。当然，这种鼓噪也是南京政府非常需要的。这成了麦斯武德进入政治舞台的首次亮相，政府各个政要们均对此感到很高兴，终于有了这样一个来自新疆本土的有声望的人发出声音，强烈反对苏联政府插手干涉新疆事务。所以那一阵，南京政府凡是举办有关边务工作的集会、会议时，都会邀请麦斯武德去发言。就连麦斯武德的儿子取名麦焕新，也把声势搞得大张旗鼓。麦斯武德为了贴近南京政府，也在南京创办了《天山月刊》，作为自己发声的工具。《天山月刊》每期均是汉、维两种文字，创刊时是石印，第二年改为铅印。

1935年，在黄慕松的安排下，参谋本部成立了一个由军统控制的机构——边务组。在边务组下面又设了一个边务研究所，麦斯武德被任命为研究所专门教授阿拉伯语和维吾尔语的研究员。11月12日至22日，国民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南京召开，麦斯武德被选为中央监察委员，也就是中央委员。同年，喀什反对盛世才的第六师师长麻木提，为避免被盛世才消灭，也在四处寻找支持。麦斯武德为他们穿针引线，使他们能够在南京接触到一些首脑和政要。

1936年7月10日至14日，国民党五届二中全会在南京召开，会上决定成立国防会议，麦斯武德在会上慷慨陈词，抨击盛世才。8月，蒙藏委员会由吴忠信接任委员长，委员会又在南京创办了《边疆半月刊》，每期均有维文专栏，麦斯武德也参与其中。

1937年“七七事变”后，蒋介石宣布自卫，进行反击。整个南京都躁动不安，酝酿迁都重庆。政府的很多机构、团体均计划内迁。麦斯武德的“新疆旅京同乡会”先期抵达了重庆。“新疆旅京同乡会”抵达重庆后，创办了《故乡》月刊，麦斯武德自任主编和维文编辑，采用石印技术。《故乡》月刊一名，很自然系脱壳于伊斯坦布尔的《突厥人的故乡》一名，由此便可以看出麦斯武德的精神诉求是什么了。



1939年1月21日至29日，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在重庆召开。会议确定了反苏、反共的方针，设立防共委员会，麦斯武德再次对盛世才的赤化进行猛烈抨击。

1942年11月12日至27日，国民党五届十中全会在重庆召开。此时，蒋介石要求中共履行“共赴国难宣言，服从政府命令”。这时盛世才见苏联在与苏德的战争中节节失利，转而投向了国民党。麦斯武德此时又在大会上起劲地攻击苏联。

1943年底，麦斯武德企图插手新疆事务。他在重庆发表了题为《新疆之历史及其文化之一斑》的演讲。演讲稿由艾沙翻译，刊登在《青年杂志》12卷第一期上，俨然以学者的身份在介绍新疆情况。1944年初，麦斯武德和艾沙在重庆又创办了《阿尔泰月刊》。麦斯武德在创刊号上发表了《介绍新疆的民族》一文，他歪曲新疆民族的实际情况说：“归纳起来，我们认为新疆民族应作如下结论：（1）维吾尔、哈萨克、柯尔克孜、塔兰奇、乌兹别克、塔塔尔等六个部落及塔吉克人是一个民族：土耳其族；（2）内地穆斯林在语言系统与汉族列在一起；（3）满族、索伦锡都属于一个民族：满族；（4）蒙古族”。麦斯武德在这里的民族问题上所犯的错误是显而易见的，首先六个民族都统一成“一个民族：土耳其族”，这种把所有操突厥语的民族都放在一起，似乎这种归类非常符合于他的本意；其次，“内地穆斯林”显然是指回族，但他将汉族列入其中，难于自圆其说。麦斯武德在此当中，兜售的仍是他泛突厥主义、泛伊斯兰主义那一套。

1944年9月，盛世才调离新疆，吴忠信接替新疆省主席职务。吴忠信接任后，启用了大批他蒙藏委员会的旧部，但麦斯武德没有能够回到新疆。吴忠信在任蒙藏委员会委员长时，曾在重庆办过政治训练班回（维）文班，麦斯武德被聘为维文教师。麦斯武德教授的常常是土耳其语音和语法，吴忠信从此很了解麦斯武德这个人，知道他是个泛突厥主义者。

1945年，由于前期盛世才依靠苏联人的力量，终于打败了对手马仲英、张培元。正因为盛世才许诺苏联在矿产开采、驻军等多方面的“大饼”，苏联方面才派出苏联红军果断出击。战后，盛世才必须兑现自己的诺言，兑现给苏联巨大的利益。但盛世才后期，眼见苏联日薄西山，转而投靠了南京国民政府，进而一步步驱逐了苏联人在新疆的巨大存在。正是因为盛世才夺掉了已经进到苏联人嘴里的肥肉，“煮熟的鸭子飞了”，苏联人不恼羞成怒才怪了，也由此导致了后面的“三区革命”的爆发。

由于盛世才的残暴统治，以及“伊犁事变”爆发后不久新疆物价飞涨，通货膨胀严重，国民政府为了控制新疆的金融秩序和稳定新疆物价，决定在新疆发行一种中央银行新疆流通券，由重庆中央印刷厂印刷。流通券正反两面，正面是汉文，背面是维文。维文请的是麦斯武德做翻译和书写。但是后来，麦斯武德有意将“新疆流通券”翻译成“支那土耳其斯坦流通券”。这批货币于当年的8月14日发行时，发现译文有问题，必将导致严重的政治错误，吴忠信下令全部收回，创了货币发行史上仅4小时便收回作废的纪录。由此可见，麦斯武德在宣传泛突厥主义方面的确是到了废寝忘食，寻找一切可能利用的机会的地步。

1945年5月5日至21日，国民党第六届全国代表大会在重庆召开。当时，盛世才已经调离新疆，接任政府农林部长一职。麦斯武德在大会内外，发动了对盛世才的总清算活动，使得盛世才狼狈不堪。接着在7月7日至20日召开的国民参政会议上，新疆参政员刘文龙、哈的尔艾凡迪、乌迈尔大毛拉等来到重庆，他们共同拟写了一份《请求政府严惩屠杀新疆大批无辜各族人民的刽子手盛世才》的提案报告，会议结束不到半个月，盛世才便被免去了农林部部长一职。

## 五、返回新疆，出任省主席

1946年3月，张治中任新疆省主席。之前的1945年9月，张治中到新疆与“三区”政府方面举行和平谈判时，麦斯武德曾向蒋介石提出承认新疆自治权、减轻新疆人民赋税负担、释放被拘押的无辜人员等十五条解决新疆问题的建议，并给张治中写信表示拥护中央政策。张治中之前



与麦斯武德并没有什么交往，此次得到麦斯武德给自己写来的信函顿生好感，更加上“三区”政府方面的内政部长赖希木江又是麦斯武德的亲侄子，认为麦斯武德或许还有可以利用的价值。所以在新疆省政府成立时，张治中推荐麦斯武德接替罗家伦担任了新疆监察区监察使。此后，麦斯武德与艾沙、伊敏等被张治中请回新疆，终于圆了麦斯武德的梦想。

麦斯武德等回到新疆后，便开始积极争取群众以扩大影响，与“三区”方面作政治上的斗争。之前麦斯武德在南京，就是以反苏、反共而得名的。从进入南京政府开始，麦斯武德便一直非常重视宣传舆论工作。1946 夏天，麦斯武德把在重庆创办的《阿尔泰月刊》迁到兰州，后来又迁到了迪化，改名为阿尔泰出版社，自任社长。同年 8 月，《阿尔泰月刊》又出版了维文版。麦斯武德以阿尔泰出版社名义又成立了“历史学会”，自任会长。麦斯武德在新疆从事了大量的以泛突厥主义、反对“三区”革命方面为宣传内容的一系列活动。

1946 年至 1947 年 5 月这段时间，麦斯武德作为张治中对付“三区”方面的一张王牌，在新疆南北疆四处活动，争取到了新疆除喀什之外的多数不明真相的群众的拥护和支持。

1947 年 5 月，张治中的“和平政策”推进得并不如意，于是他决定对伊犁政府方面的态度变得强硬起来，自己辞去了新疆省主席职务，推出麦斯武德继任新疆省主席。5 月 21 日《国府公报》第 2830 号发布国府命令：麦斯武德担任新疆省主席、艾沙担任新疆省府委员兼秘书长。对于这一变化，激起“三区”方面的激烈反弹。在麦斯武德的就职仪式上，有人激烈攻击麦斯武德，但他却镇定自若。此后，麦斯武德与“三区”方面的斗争日趋激烈，麦斯武德不甘示弱。在这一年的“肉孜节”，麦斯武德在骑五军军长（后整编为骑兵第一师）马呈祥煽动的民族宗教狂热的支持下，在警备总部前的广场上举行节日露天礼拜。他身穿浅色无领袷袂，头缠赛兰，在马呈祥的护卫下来到广场，引起人们的阵阵欢呼。

1947 年 6 月，在麦斯武德的支持下，由阿尔泰出版社出版的维文版《自由报》出版了；由新疆文化社主办，伊敏任主编的维、汉；两种文字的《新疆文化》杂志面世了；以库尔班·库达依任总编辑的维文《曙光报》先后创刊。1948 年 6 月，麦斯武德又以阿尔泰学术研究会名义主编，出版了《中国突厥斯坦》半月刊。他自己也出版了一本政论集《土耳其拉尼》。他在文中说，“对我们土耳其人来说，祖国不仅是土耳其、土耳其斯坦、而是伟大统一的‘吐兰’”这里所说的“吐兰”是指，所有居住在各地方的突厥语系各民族的联合。麦斯武德推出的所有出版物中，都是从各个方面阐明好宣传他们自己的政治纲领和政治态度，最突出的就是泛突厥主义思想。在这种舆论氛围的渲染下，麦斯武德他们除了反对“三区”方面外，还进一步表现出反汉情绪，要求汉族人退出新疆。对南京政府也要求新疆要“高度自治”。在组织工作上，任意任用他们派系当中的人，清除异己。

1948 年 10 月，由于麦斯武德在施政纲领中错误的政治倾向，且使得新疆的分裂局面越来越严重。1949 年 1 月，为了缓和新疆极其严重的政治分裂形势，使新疆人民向着和平、民主和团结的方向而努力，在张治中的建议下，中央免去了麦斯武德的新疆省主席职务，代之以包尔汉。由此，一大批泛突厥主义分子纷纷落马，之前四处泛滥的泛突厥主义思潮的报刊杂志陆续停刊。

随着解放战争的迅速发展，新疆也即将和平解放。此时，麦斯武德不甘心失败，仍积极在与中东的一些泛突厥主义分子勾结联络。麦氏竟然还通过艾沙与美国驻迪化领事包懋勋联系，企图在美国的支持下，与中央政府取得谅解，筹备成立“泛东土耳其斯坦伊斯兰共和国”，取得独立地位，阻止解放军进入新疆。他们还计划由叶成或马呈祥主持军事，以乌斯满和尧乐博斯对付“三区”方面。正当麦斯武德策划者各项阴谋时，新疆的地下刊物《战斗周刊》在八月号上公布了新疆第一期战犯名单，第一名便是麦斯武德。

此时，麦斯武德的健康状况不佳，他的各种阴谋活动也难以如意。因为身体原因，麦斯武德禁不起长途跋涉之苦，他没有逃出国外。



新疆和平解放后，麦斯武德在新疆大肆推行泛突厥主义的罪恶行径还没有得到清算时，他便于 1950 年去世了，结束了他罪恶的一生。《新疆历史词典》给麦斯武德的定论是“（民国）三十六年，继任省政府主席，重用泛突厥主义分子，反共、反苏并以‘高度自治’为名妄图分裂国家的统一遭到各族人民和上层有识之士的普遍反对，次年年底卸任省主席任。勾结帝国主义侵略势力，破坏和平起义，分裂祖国统一。1950 年 4 月被捕，死于狱中。”享年 63 岁。

2017 年 7 月 1 日

历史回声：有读者留言，也是作者发文时校对不清，上集中有关麦斯武德系玉山巴依弟弟的儿子，表述前后不一致，特此致歉！也有读者留言说，“麦斯武德并非玉山巴依弟弟的儿子，而是萨比尔阿吉的儿子”。作者又问他萨比尔阿吉的简历资料，他说在维吾尔文的历史资料上有记载，所以暂时没有翻译的新资料，只能维持现状了，留待后面有机会再统一修改吧！再次鸣谢支持！

2018 年 10 月 22 日

## 【网络文章：新疆人物】

### 包尔汉：承前启后，继往开来<sup>1</sup>

杜雪巍<sup>2</sup>

1989 年 8 月 27 日，曾任过中华民国新疆最后一任省政府主席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第一任新疆省政府主席的包尔汉·沙希迪，在北京全国政协副主席任上去世了，享年 95 岁。包尔汉·沙希迪的离世，给新疆原本硕果累累的季节凭添了一抹初秋的肃杀。

包尔汉老人走了，一个目睹了中华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前后两个时代风雨沧桑七十七年来变迁的老人走了；一个流落异国 18 个年头满腔热诚挚爱祖国的游子情怀缱绻给了我们。

1949 年 1 月 10 日，包尔汉·沙希迪正式出任新疆省政府主席。在张治中的安排下，包尔汉双手接过满目疮痍的新疆这幅烂摊子，将经济处于崩溃边缘的新疆和缓平稳地带入了一个新的世界。1949 年 9 月 26 日，“包尔汉与陶峙岳将军一起，响应中共中央号召，毅然决然地脱离国民党政府先后通电起义，实现了新疆的和平解放，并担任了新疆省人民政府第一任主席。”包尔汉使新疆免受战火的洗礼而由国民党执政时期快速更迭为共产党执政时期的和平使者。他是新疆这种历史大变局当中的参与者与见证者。

#### 一、归来

包尔汉·沙希迪（1894-1989），光绪二十年（1894 年）10 月 3 日，出生在俄国喀山省特铁什县一个名叫阿克苏的小村庄。幼年时，他的爷爷郭拜都拉便告诉他：“我们的故乡是在遥远的中国。那里一条大河叫阿克苏河，那才是真正的阿克苏呢！”

包尔汉的爷爷郭拜都拉的爷爷帕拉提，曾生活在中国新疆的阿克苏河畔，因反抗巴依的残酷压榨和剥削，便带领 20 多户村民逃到了俄国伏尔加河畔。这里地广人稀，劳动力缺乏。于是，

<sup>1</sup> <https://mp.weixin.qq.com/s/3xd5qpGlpqMbLupgH9pgWw>

<sup>2</sup> 作者为《新疆文史》执行副主编，执行总编辑。

